

略談我的讀書經驗

陶百川



一 我生長在浙江

紹興一個窮鄉僻壤，叫做六翰。它雖然也是在「山陰道上」，風景秀麗，

。先是百家姓，書中排列着四個字一句的姓，例如第一句是「趙錢孫李」，既無意義，也無趣味。幸而接着讀三字經和千家詩，二者都是很好的啟蒙讀本，我得益頗多。

以後就讀大學、中庸、論語和孟子，都須背誦。當時雖感艱苦，但迄今還能記得很多。而且我受益的，不獨文字而已，還有許多立身處世的道理。

五經部份我在私塾中祇讀了詩經和春秋左氏傳。

詩經雖然包含風雅頌，我沒有很深的感受，但左傳確是既有益，也有趣。有益，是因以古為鑑，可知興替；有趣，是因那些故事和文章，——故事是那麼生動，文章是那麼精鍊。

但七、八十年前風氣閉塞，民生艱難，三、四里內沒有一所新式學堂。所以我早年的教育，有七、八年之久是在私塾中完成。直到十五歲方在父親所服務的江蘇省灌雲縣接受小學教育。

在長達七、八年的私塾階段中，我讀的都是古書

私塾本來也應教歷史，我也「點讀」了綱鑑易知錄，可是那是我父親遠道寄來要我瀏覽的，限於時間，我祇看了一部份。

我也讀了幼學瓊林，它又叫幼學故事瓊林，那是一本小型的「類書」，包含天文、地理、親族、人事、文事等數十類的典故和成語。它導引我後來去看高級的三通——通典、通志和文獻通考。

在許多古書中，我早年最喜歡古文觀止。它選集了許多擲地有聲的文章，不獨文字各有所長，而且也充滿着做人做事和治國平天下的道理。唐詩三百首，加上千家詩，則可稱為古詩「觀止」。但因限於時間和精力，私塾的老夫子祇為我選教了一部份，其餘多是我後來所自修的。

子書我選讀了韓非子。我故鄉盛產紹興師爺，我父親那時也在保定和奉天一帶遊幕。那位私塾老夫子，似乎也富有刑名思想，所以要我也讀一些法家的書。這與我後來在大學選讀法科並無多大關連，但我現在所以篤信法治，或者與此不無關係。

二

鄉下沒有圖書館，私人藏書也很少，那時我所學習的祇是上述寥寥十數種而已，總算也包括了「經史子集」。

在我十三歲時，我父在灌雲縣政府擔任第一科科長。縣知事（縣長）是我一位堂叔公，那年他派人去鄉下接家眷，我母親帶了我的兩位弟弟跟他們同去灌雲。兩年後，父親因奔祖母之喪回原籍，把我也接去同住。我乃得在該縣一所小學插入高小二年級接受新教育。縣衙門藏書頗多，我方有機會接觸課外讀物。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林琴南先生所譯的歐美小說，我在兩年中看了一百多部；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，也在那時看個痛快。

我在高小的讀書經驗很艱苦，因為那時我對英算理化毫無所知，經過惡補，方能畢業，其苦可知。可是因為在校外看了許多小說，我不獨心情愉快，而且在立身處事方面也得益不少。

小學畢業後，我到蘇州考入一個教會學校，萃英中學。我的英文和新思想都在那個階段打好基礎。因為它是美國長老會所辦的學校，英文當然教得很多也很好，甚至我所讀的中國地理和歷史也都是英文教本

，所以到了三年級，我的英文寫作在全校已名列前茅。英文後來對我一生有很大幫助。

但教會學校都很保守，圖書室中沒有一本新思潮的書。幸而我有志同道合的同學十餘人，每人每學期各出一元購買新書，一次可買二、三十種，輪流閱讀，有時並舉行讀書報告會交換心得。

那時上海有一個通信圖書館，可以寫信借書，而且不必負擔寄書郵費，我每週例借一本，兩年下來，可說已博覽羣書。後來我到上海特去感謝他們的熱心和慷慨。最近一位老友要辦一個小型圖書室，我記起這段往事，勸他專辦通信借書業務。

那些新思潮的書，很多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出版物，在教會學校被視為洪水猛獸。可是我却因而立下了革命救國的宏願，後來在大學一年級便加入了中國國民黨。讀書之力可謂大矣！

但我也感念教會學校教導我的耶穌教義。我沒有進教，而耶穌的精神，却常鼓舞我的愛心和勇氣，常想背起十字架，努力使「天國」在人類社會中湧現出來。

三

在大學階段，我讀了兩個學士學位。一是上海南方大學的文學士，一是上海法科大學的法學士。在讀法科大學時，我已在國民黨黨部工作，而且很忙，讀得毫無心得。幸而在南方大學以及在稍前的東吳法科，我專心攻讀，在政治、法律和英文方面稍有造詣。

在黨政方面工作了七、八年後，我得蔣先總統的資助，到美國哈佛大學肄業。我本來籌有兩年經費，想去讀較高學位。後來發現哈佛學位實在難讀，不是兩年所能如願；僅是第一和第二外國文，例如德文和法文就非短時補習所能通過考試。於是我面臨重大的抉擇：一是攻讀學位，一是放棄學位而選修我所喜愛的功課，一年後再到歐洲遊歷。我決定了後者。在一年中我選讀和旁聽了十多門功課，包括政治經濟和教育。在法律方面，我却祇讀了憲法和勞工法。在博和專的兩種選擇中，我只能求博而不求專。但這對我後來服務於黨政機關所需的知識很有幫助。如果我要做大學教授或專門學者，那就必須讀學位了。

在決定放棄學位時，我就準備去歐洲「行萬里路」，包括蘇聯；而爲了對蘇考察，我涉獵了有關蘇維埃共產主義及其實驗的一些書籍。對我後來「非共」

思想的加強，那次遊蘇探眞之行很有作用。

來台以後，我曾去美國五次、歐洲一次。去美第一次是應美國政府的邀請，前往訪問美國國會和遊歷各地，我一共花了五個月，見聞特多。第二次住了兩年多。第三次住了三年多。以後兩次也各住三、四個月。在歐洲則住了半年。因為我的兒女多半在大學教書，我乃有機會先後在哈佛大學等校的圖書館看書和寫作。客居多暇，這些多是我讀書求知的好機會。我深信：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學不了。」現在我已快到八十高齡了，但每天還須讀書半天。

四

最後，我應「書評書目」編者的要求，略述我的經驗之談：

一、現在學校的功課多，生活忙，學生當然不可能再讀古書。但古書確有很多寶藏，不可不選讀一些。我建議同學們多多利用暑假，選讀幾本古書，包括四書。現在坊間有多種「今註今譯」的版本，讀來就很容易。至於現已就業的朋友，只要有心看書，不愁沒有時間，而且比較容易無師自通，不致像我在私塾那樣的困惑。

二、「打鐵趁熱」，我在大學畢業後，不能就去留學，而做事幾年之後，兒女成行，放心難收，所以不能專心攻讀。有人主張須先留在國內做事幾年之後方准留學，我以為殊非所宜。至於學位，也應追求。因為學位是學問的教鞭，逼他用功讀書。

三、學業的成就與個性和天資是否適合，很有關係。天分不高，個性不合，勉強為之，雖也能成功，但必事倍功半，很不經濟。我在小學畢業後，幸未照我父親的意思去考工業職業學校，否則必致悔恨不已。我從而聯想到大學聯考制度逼使青年濫填志願，學非所長，實足埋沒人才，可是我也想不到較好辦法。

四、「書評書目」編者提到在朝和在野的讀書人的求知態度，我以為在朝的人更應讀書。他們受人民的委任和付託，處理衆人之事，責任何等重大，學問自更必需，而「一知半解最危險」，「半部論語」已不够。如果自己沒有時間讀書，便應多多接近和請教有學問的人。

傳習錄